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論

明堂論　　王　炎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

行於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

意於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雅始於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於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盂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羣后無不以文王為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

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墠則嚴父配天當在宫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

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舍傳記而從經可也舍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至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

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馬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詔於神明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廵守至于方岳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為此宮而

不知此宫之為明堂是説也吾於孟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朝覲諸侯之處也是説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宫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即其宫而朝之由此言之明

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諸掌可以决千載之疑議擿諸家之異説矣夫諸家之說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誕或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吕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與月遷徙以眡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户八牖桓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為有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

為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詭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堂至今不決而考禮經殘

闕之文斷以臆見則僭矣雖然漢儒所傳不敢盡誣以為非亦不可盡信以為是故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

宗子論　王炎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下洽子孫旁洽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疎先王於是因仁義而為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

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為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為適子異所出者為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昌為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昌為不得禰其先君公廟不可設於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為始故曰別子為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為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宗之為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

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曾高此五世則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骨肉之戚主於恩愛以為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為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為禮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緦五世袒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跡且遠者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

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以適為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已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儻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為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為

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察於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於宗子明正體之重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為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嘉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為尊且重不得以爵禄加之也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於宗

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庶之辨也宗子去國庶子為大夫而居者其祭謂之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為壇宗子既沒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緦之為服之窮也袒免之為無服也自是以往疎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

而尊卑長幼親可叙者以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於庶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法既亡非緦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疎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為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於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秦論　　方恬

天下之誦秦酷也久矣予嘗以爲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及觀於漢見其刑罰之施上自王侯下自公卿參夷葅醢往往而是當時猶曰斲雕爲樸網漏吞舟之魚於是益信秦法之酷也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其嚴如此無姦之可發無罪之可誅矣而豪傑私語以謀之者班班然見於史記夫以張良匹夫之强藉力士之威奮擊於博浪沙中其悖甚矣卒之隱匿莫之獲此逋逃無歸

之人也而項伯殺人猶從良匿然則秦之殺豪傑其何
若人哉方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秦之法令大
抵以死驅民而已先王制為五刑以督姦其入於死者
葢鮮非不能威知民之不可威也罪有輕重情有過與
故令也一概而歸之死則民不服矣不服則相痛相痛
之極則思相隱也而又懼於法則與之反仇其上亦勢
之必然爾所以善為治者必先原夫人情之初不相遠
也自非至酷之仇恨未有不相恕者甲之罪不及死乙

之心不欲置甲於死地况夫人情未有不自恕者甲之罪不及死而不免於死乙其曰彼罪人情之所有安知吾他日之不及此則何若相隱以相全邪夫天下之人皆有恕已及人之心而秦獨有不恕之心秦亦豈自安之道哉漢高祖為亭長與夏侯嬰善高祖戲傷嬰為人所告高祖重坐傷人嬰為證之移獄復繫歲餘笞掠數百而後免夫以戲而被傷且為之隱此於有司何所施罪然以告訐而訊之至於經歲笞繫則高祖之所坐亦

不輕矣葢秦之㬥曰設刑以罔人之罪如捕虎豹如獵麋鹿不待彼之犯而後治之也嬰之所以不忍告者懼不測歟雖然治天下者要不如此豈惟天下哉為一家之主而罰浮於罪則奴婢相隱有罪莫聞矣奚告之云乎由是言之輕刑未必可止姦嚴刑者長姦以自蔽也秦之所謂豪傑者吾意其必淺浮狂妄之徒彼誠豪傑也秦亦安得而誅之

西漢論一　　方恬

西漢之末其俗尚黨蔽毁譽混淆忠佞無別以王莽之奸雄生平意氣槩可見矣而上書稱其美訟其屈者幾五十萬人劉歆名宗室也而輔其為嚴尤智畧士也而佐其決揚雄名教大儒也而頌其德若天下蚩蚩蠢蠢隨影附聲之人又何足道哉風俗委靡何乃至是意者孝宣以來用法令持臣下謏蔽成風理固然邪方子曰否是何見之晚也夫高帝之盧綰盖唐姜皎之徒初非有運籌決勝之畧専典方面之勲也高帝既平燕欲以

舊恩王綰恐羣臣觖望顧持議不敢專羣臣知上意皆
言盧綰常從平天下功多可王黨錮之風殆昉於此然
亦非漢之罪也戰國以來謀臣說士憑軾相銜馳騖乎
天下朝見秦之利則易縱而為横暮見秦之強則易横
而為縱乘險抵巇為良計應機附嚮為敏識重以秦惡
直而喜諛鉗忠臣之口結志士之舌逢君之惡者受上
賞指君之失者蒙顯戮天下相師以佞為常故漢之羣
臣尤多識變其猶戰國之餘邪夫人惟正己直行發口

直言無阿曲不計生死如周昌汲黯然後能無顧忌若識變則為巳者重為人者輕輕重如是則不能無畏避有畏避則不能無阿曲阿曲之甚則更相黨蔽黨蔽一成則顛倒白黑無所不至矣仁人君子所以深疾乎用智者懼其不可保也顛沛隕越臨九死而不變者恥於用智昔慕容燕遣梁琛使於苻秦秉義不屈既還而秦兵入燕燕主暐反疑琛收繫獄暐之降也秦主堅釋琛問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身為禍可謂智乎琛對以為

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避以徇君親彼見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使臣知之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琛之斯言可謂萬世臣子之標鑒漢初羣臣知此議者誰乎高帝謂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而以厚重少文安劉氏歸之周勃其後吕氏之變平依違其間一彼一此凡險難之際皆勃親之平雍容而已以高帝猶不敢保平之可任吾亦安知平患難之際無觀望之心乎向使吕氏之勢一成不可揺動其事變

未可知也故觀人之國者原其始必要其終漢之風俗因循委靡以成王氏之禍反而求之巳見開國之初天下之事安有突如其來者邪

西漢論二　　方恬

秦穆公信孟明之說以敗於崤作誓一篇諄諄自責聖人定書收而置之周魯之列吾嘗疑焉以為五伯齊桓為盛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蓋叛者九國然後悟其說也曰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而終之實難不能

於始而救於終則猶庶乎不廢此繆公之悔聖人所以有取也如漢孝武尚征伐好神僊廵遊海内大興宫室去秦始皇無幾然始皇有剛戾刻深之稱武帝有雄才大畧之名若是者何也始皇不能悔而孝武僅能悔耳孝武末年罷輪臺斥方士嘗自嘆惜深恨其前日之非辭意懇苦若不能自勝者是亦可哀也已在聖人之忠厚尚可以補過許之而議者多曰武帝悟之已晚何益子曰不然夫人君者猶之天也大風之所擊嚴霜之所

零木無不拔草無不凋及夫時雨而灌之杲日以煖之則昆蟲荄甲奮而伸者不待終日此非天之私殺以汎愛也力量大其所被者自廣耳然則人君之所尊力量之所及豈可勝計哉喜則冠蓋塞路怒則伏屍千里私喜私怒若是可畏惟賢主獨觀萬化之原而審安危之機一嚬一笑猶不輕發於嚬笑之施必有當休戚者矣武帝雖悟之不早但曰吾不為前所為則天下已受其福何待終日隋煬帝之縱恣又十倍於孝武但云罷征

高麗則四海便有更生之望况不遠復者哉雖然道不在多言在人主之方寸耳方寸之間天下之所係命也正心誠意之學誠為人主之要意誠心正然後能知言則詖辭不能欺遯辭不能蕩險辭不能激之怒諛辭不能導之喜心正九重之上而萬民受福於下尚何過之可補此則堯舜之治也世人以堯舜之治為不可跂以正心誠意為老儒常談漫不知省則功利之說安能不熾夫功利之亂國如女色之惑身入乎其中昏然不知

利害之來使其稍悟未始不慚愧汗發達於面目若其不悟身從之矣武帝雖為明君然多慾易動見主父而嘆息睹江充以為姦人在前不惟不辨而且進之天下其何有息肩之所然則勝於始皇者亦未有大過特末年一念之善耳而其益猶如此則知古之聖人獨喜人之補過者非徒謂勝於不改由孝武觀之則補過之功亦云大哉

西漢論三　方恬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絶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以壮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為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人固視夫斯人者而為趨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為而斯人獨先為之則舉天下聳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莫之阻也則天下爭先効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鋭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雖死而不回者天

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

矣是以明主因其獨為者而優容之以聳天下之觀以

勵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銳何者懼其一折而

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

此被踈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

之竟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

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

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

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起矣再折於元帝而姦佞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姦佞之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壞於武帝大壞於元成風俗大壞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剛者不百一而懦者嘗十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羣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羣懦者之所聳觀也天下方聳觀於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逐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

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懦而不羞則安於為姦而不恥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則當大難臨大事而不敢爭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勒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則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勵奮迅自拔於庸人而不肯為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可回矣天下

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奉而趨義可以作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而今世議者往往以好名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則遂以好名而詆之不目之以訐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每有所為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乃可邪古今天下惟兩途耳不入於名則趨於利伯夷蓋近名之尤者也盜跖不好名之極者也謂近名者之為非則伯夷者曾盜跖之不若邪李以

申曰方太博其學貫穿經史務為可用
有正論機策諸篇皆譏切時病傳於世

論梁武帝

江潤身

自漢明帝之世金人見夢四十二章之書始入中國然亦不過因果耳其說猶麤淺未至直指人心如達磨渡蘆後所云也奈何漢之儒者專門訓詁不足以振起聖人之道而因果之說亦乘虛以浸淫乎斯人之心下及南朝蔓延極矣梁武帝三度舍身羣臣率以錢贖卒為侯景所迫餓死臺城因果之不可信非不明白而帝之

所以惑之則有故矣愚嘗以為佛氏勸人為善其設心本不大畔於吾儒至謂凶惡之人爇香一瓣誦經一卷設一大齋會平生罪惡便能滌而去之是乃長惡之大者盍試觀之今之為胥吏者乎一入公門惡念蜂起欺上罔下無所不為靜夜以思終有不能自欺者乃復奉佛自解夫既恃佛以為皈依則其稔惡也日益甚彼屠兒劊卒操刀欲殺之時或暗誦佛號意亦類此豈非佛氏實長其惡哉武帝之心是正姦胥屠劊之見耳方其

為齊大司馬也克嘉湖守潯陽圍建康殺人多矣及其為相而加九錫也則殺湘東王寶晊其進爵而王也又殺邵陵王寶儀等三人得國之後思為逆取順守之計要亦人心天理不容泯没者觀其語南康侯之言亦良可悲矣惜乎無端人正士長養善端倀倀然莫知所從妄意因果之說謂可以滌愆免罪而奉佛之意堅矣吁蕭衍之亡其佛氏無父無君之教實成之歟

論麟閣功臣瀛洲學士　胡敏翁

臣之以名聞者當究其節義士之以學稱者當考其德行屈蘇武於麟閣之末麟閣之繆也置敬宗於瀛洲之列瀛洲之玷也為二君者事雖公而心則私難逭後世之公論矣漢宣之畫麟閣者十一人博陸以定策功丙吉以阿保功趙充國張安世杜延年劉德韓增或勸以書或贊以言皆有功於定策者也魏相梁丘賀蕭望之雖不預定策嘗因許伯以論霍氏梁丘賀以占劒而發任章之姦望之嘗請退霍氏彼子卿雖以故二千石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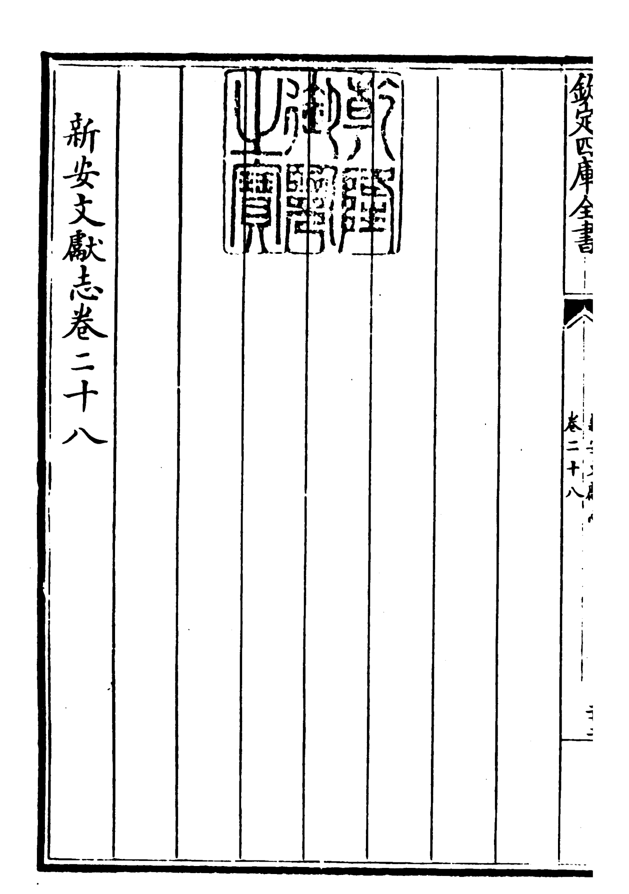
計謀立帝則定策功視諸臣稍劣者也帝之時吏稱職
民安業單于來朝號稱中興以諸名臣輔佐之功表之
高閣誰曰不可吾獨惜其一念之私勃鬱呈露十一人
中非預策立則預誅霍氏者也或曰子卿之名如是節
如是帝特屈之以示外域使知在子卿之上者尚多也
此亦儒者之臆說耳彼充國者非有名於外域者乎何
不屈之下也使帝真有意於名臣而以公心處之則如
黃霸之治郡夏侯勝之明經于定國之治獄亦皆名聞

一時者曾不得少廁其列何哉班史謂以是知其選其引而不發者乎吾固曰屈蘇武於麟閣之末麟閣之繆也乃若天策之開館招徠文學吾又知其私也是時武德四年太宗一藩王爾交通豪傑私植黨與豈其職分置官屬開學館升儲之漸也儲位既正受禪之基也太宗之假以恩寵特欲深結其心俾樂為我用故隱太子之禍房杜甘心為之周旋潔志不仕如收稍知忠義如思廉聑教宮人如允恭聑為之師如凱皆願進闕下矣

由是觀之瀛洲之尊寵太宗之微機也豈眞有意於文學邪史稱文學館之開與諸賢討論文籍夜分乃寢厥後登大寶復置弘文館聚書二十萬卷講論不輟詔修晉史則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而總題以御撰天下後世莫不曰太宗之好文學如此其甚然帝王之學豈徒若經生學士區區於著書立言呻其佔畢而已乎若諸賢果精於講論則建成元吉之死誠可自附於周公之誅管蔡否也借曰彼欲危社稷王明之封與

經籍所載合歟否歟夫內不足者必務外飾使太宗眞有意於文學則必先德行後文藝如敬宗父死舞蹈求生而女嫁蠻酋是姦邪之雄者屏之可也史稱太宗之於敬宗聞其名而召之是知太宗所以收人才自輔者特欲取一時虛譽之士掠美緣飾為取大位計耳吾故曰置敬宗於瀛洲之列瀛洲之玷也自後唐史置敬宗於義府之列固有公論漢史不能為子卿稱屈乃列於李陵之流何哉蓋甞論之聖達節次守節臣之有勲名

而不本於節盜名爾仲尼論四科之敘必先德行後文學士之有文學而不本於德虛文爾惜乎漢唐之君不足語此雖然漢宣勵精為治綜核名實卒使功光祖宗業垂後嗣侔德殷宗周宣中興諸臣左右之功居多太宗百戰之餘未遑他務急急於學館之開淨洗陳隋釋氏之習文學諸賢講貫之功亦不少彼二君者後世之君亦未易及也哉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浩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九

明 程敏政 撰

論

周論 胡一桂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决平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邪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

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翦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之於其口亦决不萌之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爾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

之乎詩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眞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之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鷙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且

以虞芮一質成之後歸文王者四十餘國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人心則歸文王矣至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為武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爾文武之心蓋有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矣請得以暴白二王之心於千百載之上

二十四氣論　胡炳文

或問歷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今讀為上聲非矣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隴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為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去非矣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日氣往

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故曰至午陰於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歴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葢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為露為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

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為暑之始也況天一生水人物
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歷立春後繼以雨
水宜也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
雷在天上當為驚蟄今歷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
國語四時有八風歷獨指清明風為三月節此風屬巽
故也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也清明者萬物齊乎
巽巽為風也巽曰潔齊故曰巽風曰清明清明有潔齊
之義律歷亦有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

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
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歷志穀雨注今作
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
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
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
晝故為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
者姤初羸豕蹢躅坤初履霜堅冰羸喻其小蹢躅喻其
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易言於一陰旣生之後歷言

於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至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指穀麥言者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蓂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之氣成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於夏火克金也木氣柔故穀頮垂金氣剛故麥頮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此也六月

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為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耳陰陽冲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於大也由小而馴至於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為大然則未至於極則猶為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

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豳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豳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為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為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為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猶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風寒故十一月之

餘為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為大寒幽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曰雪皆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言農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盡化為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為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以格物致知為第一義此亦格物之一端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和玉燭者知之參贊燮理豈無小補邪

晉悼公論　　程端學

會于蕭魚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後凡有盟會諸侯麇至向也鄭從楚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陳來會

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仇於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於戚為戍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於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而諸侯於是有鄬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燮則楚伐鄭鄭受盟於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晉伐之鄭同盟於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

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
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
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
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以
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
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
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
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

急自鄬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爲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遜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為撓楚之謀而不知適以啟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駸駸强盛以至於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

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鄫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鄫莒魯同盟而不邺莒人之仇魯進齊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邺大夫之專盟幸莒已服則不暇邺鄫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朝則雖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

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洩冶論

程端學

陳殺其大夫洩冶先儒謂洩冶不能早諫而至於殺身故其罪累上而以國殺然乎曰不然也後世覩傳而起疑也於經無有也夫史有詳畧或稱國焉或稱國稱爵焉或稱國稱人焉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適觀左穀之文而知洩冶之事則歸罪於不能早諫以售夫稱國以殺之說夫經之作豈待傳而始見其義哉經之本義在於

專殺大夫而極於見弑也且洩冶幸有其事爾若他無其事而稱國以殺說者何以措辭乎夫洩冶不能早諫固可譏也其不賢於不諫者乎今有人焉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反責諫而被殺者豈公論哉吾知此說之所自矣左氏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先儒所以有此言也豈知左氏之繆哉

黥布論

王霖

薛公論黥布之反曰是故當反往年殺彭越今年殺韓

信自疑禍及身故反爾其意謂高祖薄待功臣不能保全終始以至黥布疑懼此言固切於事情而曰是固當反則過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天地不變則綱常倫紀亘千古而不可紊者也昔郤錡欲攻晉公郤至曰人所以立智信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又曰待命而已當是時厲公方欲殺之滅亡之禍近在目前而其言猶如此況高祖之於黥布未有纖芥之隙乎韓信自誅彭越自醢於布何與為布之計用之則盡心而前

不用則奉身而退守吾忠誠安吾義命則何疑懼之有張子房辟穀願從赤松子遊善處功名之上者也郭令公讒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善處功名之次者也黥布近不能為張子房獨不可遠為郭令公乎不知出此而乃為反謀其取禍也宜矣吁謀反布之罪也當反之言薛公亦不能無罪焉

漢高祖索羮論　　鄭玉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為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

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為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於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旣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興師問罪與之決勝

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羮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旣殺太公分羮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羮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羮爲名

言叅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為法汪氏克寛曰嘗論鄭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羮論章孝女雙廟碑則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胷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緊先生之謂乎

漢昭烈顧命論

鄭玉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聖人豈容毫髮置私意於其間哉亦曰與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適三王不易之常經也然為天下得人則兼用官天下之法焉故太王舍太伯而立季歴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乂安宗社不廢則一而已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操丕父子遂簒帝位昭烈以帝室之冑擁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荊棘犯霜露同死生共甘苦者十有

七年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皆為興復劉氏也昭烈豈
為身謀孔明蓋社稷之臣也今劉禪昏愚暗弱縱使伊
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
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
之共主何必拘子禪嗣位而後為漢祀不絕哉為昭烈
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為興復劉
氏也今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
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

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惜乎昭烈之識不足以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不變則苦劉禪之昏愚而不可有為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劉禪卒就擒縛及其入魏屈辱百端畧無愧恥豈惟劉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高祖光武含羞地下抱恨無窮古人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非但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

國悲夫

張華論

鄭玉

嗚呼聖人旣為經以定天下之常復為權以盡天下之變於是經權相濟若體用然而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矣人君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之所在天下共為之主矣苟義去之匹夫而已豈得為天下之主乎人臣之事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當盡職奉公竭忠事上守其常分毋或凌犯不幸遭遇昏愚縱情暴虐肆行禍亂毒害生靈

傾危宗社為大臣者則權之以義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尚爾況母后乎若曰君臣上下素有定分階級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談守匹夫之小節坐視禍亂至於危亡而莫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吾讀晉書於賈后之禍不能不深罪於張華焉夫華在武帝時即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議者謂宜為三公蓋朝廷取以為法宗社恃以為安況惠帝戇騃國家大計獨寄之大臣者乎賈后專政淫亂暴虐誣元舅以謀反而殺之廢太后為

庶人而幽之此大逆無道人神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誅苟不能討禍亂必矣況賈后爲妃之時戟擲孕妾武帝嘗欲廢之具有詔旨華苟能倡明大義廢黜賈后正名定分以安反側則太后可復儲貳不致於動揺國本既安天下自定此撥亂反正之道也顧此不爲而乃議曰太后黨於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此何言哉善乎董養之言曰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及其弑太后而

覆殯之賈模裴頠謀欲廢后華尚欲使模頠調停勸戒謂不致大悖則天下未亂而已得以優游卒歲不知何者為大悖何時為大亂乎及其謀廢太子劉卞請因太子入朝廢賈后於金墉城華猶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廢以死國本一揺天下大亂孫秀之姦謀以起趙王倫之篡逆以成馴致骨肉相殘外邦乘間宗社播遷中原不復是果誰之罪哉華之族滅身亡有不足惜者矣

嗚呼華也昔者力贊平吳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廢后之謀何其怯也蓋華本庸人専於詩書名物之間制度文為之末才不足以制變學不足以適道豈知天下之大義聖人之大用哉若華者所謂具臣而已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華且未知所謂立安知所謂權哉王公

褘序曰鄭子美先生為文于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疑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辨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嘆服之於是廼愧向者知先生之不能深也

經禮補逸後論

汪克寛

周禮一書果為周公所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為瀆亂不經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頴濵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為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葢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横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彦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

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為周公所作也考之西漢志於周禮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爾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為而缺也經罹秦

缺散失之餘與漢儒編録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攷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

宗外宗皆宫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武司稽胥各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考之天官自大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

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則冬官獨缺而為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理無是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為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摭夏官之中掌土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幷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

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著于編使人得以覯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寛因并録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鬼神論

汪叡

或問鬼神之説曰先儒之言鬼神以陰陽之屈伸消長論也聖人之言鬼神以人之死生論也以人之死生論是故有鬼之名也然而天地陰陽所以流行賦與而造化夫萬物者神而已矣聖人於易備言之曰神無方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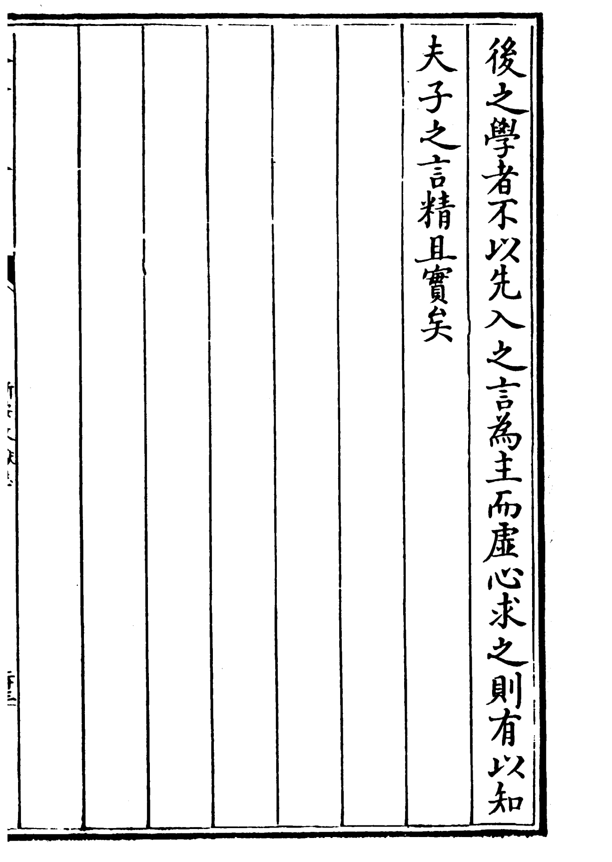
易無體曰蓍之德圓而神曰神以知來曰鼓之舞之以
盡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初豈嘗以鬼神並言哉
其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乃因上
文言仰觀天文氣化之運萬變不測俯察地理實體之
著生息有常此所以知幽明已然之變也惟知幽明之
故故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反其終而知所以死至是乃
言精氣為有形之物游魂為無形之變即為物為變此
所以知鬼神之情狀爾故答宰我鬼神之問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姓以畏萬民以服由是觀之鬼也者歸也物之死而歸于土也乃得鬼之名豈古人所以名狀造化之妙者哉故曰聖人之言鬼神以人之死生論也曰然則中庸言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亦夫子之言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

聞體物而不可遺豈非以造化而言乎曰先儒正由此章而推言造化蓋不察子思所以立言垂訓之實爾昔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故前此四章言治人此下四章則論事鬼神者也中庸首言道本於上天之命聖人因而修之以立教於天下道以中庸為至故體道之功不可徇於氣質過不及之偏如舜之知回之仁由之勇則中庸之不可能者亦旣能之德性全矣斯可推以治人推以事神

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明治人之道所謂莫見乎隱至是則明事鬼神之道以終莫顯乎微之意章首贊鬼神之德之盛者將言大舜文武周公而先之以此夫大舜文武周公德配天地澤被天下後世雖云既没而其神昭著無乎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仰乎天則其神之昭于天也俯乎地則其神之著于地也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羮大雅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頌所謂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正此意也

故下文云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結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上文言天地造化之鬼神而遽以齊明盛服承祭祀為言乎蓋如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斯其所以為鬼神之盛德也斯其所以為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事神治人非有二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如示諸掌由是觀之神以造化言而鬼神以人鬼言也明矣況夫子答宰我之問有明言乎



後之學者不以先入之言為主而虛心求之則有以知
夫子之言精且實矣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九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　　明　程敏政　撰

辨

袒免辨　　程大昌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為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

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為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為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緦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旣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為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為袒如何為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

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
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緦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
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為冠也況袒旣
不別為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
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為
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幷免而數以為冠名則皆
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叙載
喪制即免加絲借古冕之綖著以為綖若用鄭矣而特

自出其見於下曰絻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為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又曲禮冠無免則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為免當正讀為免其理巳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歛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葢遭喪之始未辦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為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
為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闕 則踊踊
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為服
者之所為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
而又被髮不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為甚
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齊袒免其意同也且
免之為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
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

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而成虞也遠葬而未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冠為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為之也葬不報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為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為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母括髮以麻免而布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

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為免音問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音問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免為冠萬世宗信鄭氏子獨不以為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龍門辨

程大昌

秦再思記異録曰地誌慈州文城縣搔口本夏禹鑿山通河年年魚化之地也每春大魚竝河西上唐人嘗勑禁采捕至仲春後有黜額不化者傍岸求死終不過富平津浮梁孟州歲以致貢柳宗元嘗為文刻置禹廟此蓋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龍門之文遂從而為之說曰過門者為龍而其浮死自下者則是不能變化而遭黜者也予疑此語久矣於禹貢論不敢辨正者以龍門之名其來已古而化龍之說世亦信之故付之不辨

也以書類求之導洛自熊耳熊耳者地書以為形似熊耳也其曰似者肖之而已豈其實嘗有熊分耳為山也乎底柱析城實皆如柱如城而何人建為此柱析為此城無有能言其自者也竝類而言則夫龍門也者正以湍峻束狹意象如門而又龍者水行之物故取象以名未知真有魚嘗化龍之事也乎然而其事又有不可不究者四瀆未嘗無魚何為此地獨有大魚暴鰓而下下又不過富平也以予所見葢河魚趣水而上於湍急處

産子及其困極故翻腹隨流不能自主富平雖為大河而有浮梁横亘津面魚已困浮又為津梁所約不能潜泳以過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耳其為點額而浮者葢跳擲産子為木石之所撞拉耳非有司其黜陟而點額以記如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小有異而理之所在四海一也凡魚産子必茁木根草幹戞割其腹子乃得出出則粘著根莖之上離離如珠然後泥不能掩浪不能漂其子乃得成魚也龍門子所不歷無能驗其的為如

何矣此之所云乃在吾鄉而親常目擊者非得之傳聞也魚之戞腹而子得出也則已奮躍勞憊不復更能潜泳則遂仰卧露白浮水而下邊岸之人白手取之不用器械此乃吾鄉之所常見以類明類則龍門之魚可想矣吾鄉小溪淺澗安得試龍之地而鱗鰓亦遭損㬥耶此其事理可以互相發者故詳記之

嶓冢辨

程大昌

漢書誤以嘉陵江為西漢予於禹貢論詳辨之矣嘉陵

既不為漢則秦雅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誤也予先著論姑以意定謂嶓冢當在漢中發源之北而不能指其為何地何山每一思之意終昧昧然也水經以為漢中之漢源出武都東狼谷山予嘗詢諸經行其地者曰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又狹秋冬間僅勝一二十石舟而經之所次漢上有沔沔上有漾禹其肯於一二百里間該載三名如此其詳也歟予按地書褒水

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非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為衙嶺又遠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則其源流亦既甚長矣漢時張湯嘗創治褒水以通于斜而受山東歲漕則豈枝流曲港之比哉禹方叙著水源自不應舍大取小如此不倫古今雖異而人情可以通推也況有可驗者禹貢水例凡其流逕所及每一易向則別命方面以識其變如河之自龍門而轉南以流華陰則書曰南至于華陰自華陰而改東

以及厎柱則又書曰東至於厎柱是其隨向書方之例也今漾漢之文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則是漾源本未流東至其折東而後始得為漢也然則嶓冢者豈其當在漢中之西也哉水經凡叙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衙嶺褒源悉發北而南行直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始名漢水則與經謂導漾東流為漢其方向正合也漢人並褒置縣而命曰褒中吾意褒中一語前世必已久有而漢人采之以名其縣非創為若語也褒中嶓冢二音全

相配附得非自虞夏以至戰國世人稱謂不的而輙相訛易也乎然予論禹貢不敢確證者為其褒之名國巳先乎秦不容輕議焉耳然地名因聲近而譌古多有之如春秋之邾雖褊小無足言然人民社稷儼然得自名國不可誣矣孟子之去春秋為年絶不遠而變邾為鄒漢儒已不能究則褒僻且險自嶓冢而訛為褒中安得圖志為之詳載矣乎予終欲主所意見而未得的據姑書其槩以待詳考

禘祫辨

王炎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故謂之祫此公穀二氏所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氏所記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禮禘祫無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祼獻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即為禘祫無疑矣鄭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甚詳而有四失焉其亂禮之經

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代之禘虞夏皆禘黄帝商周皆禘嚳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之事也康成則曰周頌雝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大禘祭天於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巳之臆說汨郊廟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既虞而升祔謂之祫事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昭穆之叙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為證遂言先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之祭廟祧

之主咸在然祫則太祖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太祖配之祫大於時祭禘大於祫明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者二也祫非不酌祼也而以食為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是以知其為祫禘非不薦食也而以祼為主故周官肆祼獻又謂之追享以是知其為禘康成乃以肆祼獻為祫饋食為禘此失禮之節者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舍康成之失議禘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

者猶有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禮行於三時禘禮行於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東向則天子諸侯之禮同禘非常之祭也諸侯止於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祖之所自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此因大傳不王不禘之說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蕃國世一見者也顏師古釋之曰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喪服小記論虞祔祥禫

之祭而及於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即位而後禘其義甚明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已踈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也公羊蓋失之矣而韋元成乃為之說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禮緯因之張純又為之說曰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為禘祫之節鄭康成又因之且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主入

廟昭穆遞遷則有禘自是以後有祫而無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時月經無明文而戴記則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春祠夏禴周禮也春礿夏禘殷禮也文獻不足夫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備其說未為皆得也春夏難為備物礿祠之禮薄蓋不可以祫於斯時而秋薦新故謂之嘗冬備物故謂

之烝祫於秋冬夫豈不可安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記魯禮季夏六月禘於太廟鄭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則以五月禘於太廟則以秋月未聞其必用四月也葢禘行於祥禫之後祥禫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議禮者不能正其誤明其失故自漢至唐禘祫不合於聖人之經顔眞卿曰禘祫懿祖東向而太祖以下列于昭穆

則禘祫無辨非經也韋武曰祫宜獻祖東向禘宜太祖東向則以禘為祫以祫為禘尤非經也經文固殘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汩之輯諸儒之論用經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著辨之意也

文王作易爻辭辨　胡一桂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為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

象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為箕遂傳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為周公作而非文王葢箕子之囚放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歴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絶不經見孔穎達始

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為周公爻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謂以爻辭為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之辭耶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羑里之後文王決無預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

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内山川
亦正二王為侯時事以此觀之則文辭未必果文王所
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辨魯春秋之
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
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為春秋之
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
之本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賔正蜀人解明
夷六五箕子為荄兹則蜀本箕字初未甞作其字況厚

齋謂父當暗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為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非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為之證據彖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烏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謂非周公作哉愚故不

能無辨以祛讀者之惑

易文言辨

胡一桂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葢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為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為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葢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雷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

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於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已前元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

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
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
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為之傳
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
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彷彿其文多出於自為如
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為人
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
姣等語決知非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

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坎勞卦之說如是則井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况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於經

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真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為惑故不得不辨

子糾辨　程端學

或問曰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為兄或以小白為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為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衡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為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

糾為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為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為兄爾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為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簒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

之言以證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況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為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説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為兄而

已正於春秋之經辨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是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幷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為凡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為凡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

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惡有嘗與魯盟于蔇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為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周公居東二年辨　　汪叡

子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闢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注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為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决因合詩書之經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為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傳流無根之言也流言危周公間王室然未明其何所由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興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

以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勤為甚遭逢外患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興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苟非成王復感風雷之變而迎之則大誥何由作東征之師何由

而出乎奉命東征陳師鞠旅方率友邦冢君卿士司馬偕行然前日從以居東衛士未嘗易也觀大誥一篇參以豳風數詩觀之可見矣夫以王師出征三監誅武庚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之以討有罪名正言順必不久淹歲月不過半年期月間事爾必不再勞師征三年之久竊惟周公避居東都二年罪人斯得於是大誥東征又一年為三年王感風雷而迎周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或未偕行雖行亦不得并留受命出征軍士隨

行武庚既誅歸勞東征之士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碩膚以贊美之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輙假王命以興師旅將孰知而孰信從之乎詩人安得有狼跋疐尾之況故朱子晚年亦從鄭說其答蔡仲默書可考也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